

月夜遐思

□李志能

我静静地坐在宿舍的阳台上，对着茫茫无际的浩渺天宇，独享这份难得的宁馨。

蓦然回首，我已跨过了人生的50多道门坎，深深地感到一股凉气从天外迢迢而来。地平线上的马蹄声急，白露为霜，每一棵草上都覆盖着浓重的秋霜，落叶已在薄凉的风中缓缓飘落。我仿佛看到一个人的头发在枕边悄然掉落，看到季节深处一个人蹒跚的身影。就这样迎来了生命的初秋啊，直到皑皑白雪的严冬。回望人生迢迢路，密密匝匝的脚印，彼此循蹈，相互否定，自己留下的那一行行浅浅的足迹呢？

几缕说不清的惆怅，萦绕于心间。细细地想来，人生就是一幅四季的画卷。人到中年，不再有衣袂飘飘、佩剑外出的念头；人到中年，犹如木匠的线锤、沙漏的沙；人到中年，仿佛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人到中年，难免有中年的沉重和焦虑；人到中年，更是命运山峰上的一个分水岭。

其实，我对年龄的感受，似乎没有那么强烈。它最多就是人生的一个符号，一种心理暗示。从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从忙着吃奶、长牙、蹒跚学步、呀呀学语，到恋爱、结婚、劳神费力挣文凭，浑浑噩噩重复着别人走过的路，却对周围熟悉的世界，从未静下心来细细地探究过。直到有一天，妻子从我的头上扯下一根白发，我才猛然感觉到逝去的岁月很是无奈。

时时也感觉到生活的白开水，浸泡着每天方便面一样乏味的生活。常常低落的情绪把我拖入谷底，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每天的夕阳有什么变化吗？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孤独，害怕寂寞，却又不喜欢热闹与喧哗呢？

中年以后的深夜，是月光遍野，有微风轻轻地掀动窗帘，我也偶尔失眠。我时常暗自思忖：人的一辈子，犹如奔腾的江河，固然需要激流勇进，把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努力推向顶峰，但也断然少不了沉思，少不了淡泊，少不了寂寞，宁静方能致远。

后备箱的白菜

□罗南杰

山西左权人喜好面条，较少吃米饭，我是南方人，习惯相反，但入乡随俗，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午饭后我乘着兴头去散步，回到政府时发现一辆给食堂送菜的车子后备箱里堆满了白菜，青翠欲滴、鲜嫩动人。

我想到原来在北京一个机关工作时，临近春节经常发白菜，一发就是几十上百斤，而我一个单身汉无法消受，就给姑姑打电话，问她家需要白菜吗？姑姑说太远了，可以问问北京理工大学的毛二可教授。毛二可教授是我国著名信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和毛教授联系上，他说中午有空来取，不用送，等他就好。毛教授说话干脆简单明了，没有文绉绉的客气推脱，真痛快。约好的时间到了，只见一个老人骑着三轮车带着一个年轻人到了单位门口。虽然天冷，但二人一路笑呵呵就到了眼前，很“拉风”，仿佛迎面吹来一股热情！我们一边往车上装白菜一边聊天，毛教授说活到老学到老，他六十岁才开始学计算机，现在已经能熟练运用，同时告诉我“计算机早学早用好”……白菜不值什么钱，毛教授“满心欢喜”地来帮助我解决“困难”展现的豪爽、俭朴和热爱生活的性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年后，因为白菜而和毛教授相识的情景仍留在我的脑海。

白菜平凡常见，物美价廉，被百姓称为“看家菜”“当家菜”，亦上过《诗经》、入过史书、博得众多文人吟诗赞叹。宋陆佃

置身于这样的宁静中，不时有两三声悦耳的虫吟随风悄然潜来。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静坐无牵挂”的悠然境界。清新微凉的空气，似一泓不着痕迹的泉水，无声地洗涤着我白昼积淀在体内的疲闷。那平日囤积于俗务中的生命，此刻也从现实的琐屑、纷繁的纠缠中渐渐地挣脱出来，恣意地舒展着思想的枝叶。

夜凉如水。我沉浸在这份难得的静寂中。蓦然想到，平时很多时候所谓的忙碌，不过是自己拼命换取名誉或利益的一个托辞，忘记了生命最朴素的快乐、最真实的寻找。所以，我总想与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

静谧中，隐隐感到脚背有点儿痒痒的。忍不住伸手去搔，原来却是诡谲如灵猫爪趾的月光。月光乘我不备，悄悄从楼顶高处悠然坠滑下来，正好落在我的脚背上。濯脚于清浅的月光里，周身更有一种爽利、舒松感。

对于月光，我一直有一种固执的偏爱。炽热光芒四射的太阳诚然伟大，也诚然崇高，令人热血沸腾，但它总是给人一副熟悉的面孔。月亮就不同了，“月有阴晴圆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给人以全新感觉。今夜的月亮犹如一面纤尘不染的明镜，悬挂在青苍的天空，使历经艰辛的探求者从中觅得成功的喜悦；即使是那些残缺的月牙，也能使受挫者再度扬起理想的帆帆。

月亮，渐渐升高了，淡墨般的楼影和树影，随着月光的临近而一丝一点地挪动着。风从远处隐隐约约地送来缕缕桂花的馨香。也许，那馨香就是从月宫里传出来的，从吴刚的酒杯中飘散出来的吧？

在这样的悠悠遐想中，想到中年后的日子，厚土蓝天，静水深流，那正是我所想要的生活啊。同时，也希望在寒冬来临时，还能回忆起这一生曾经拥有过的温柔。

我正沉浸于幽思渺渺时，身后传来孩子梦中的呓语。哦，夜的确很深、很深了。

我的羊

□张信玉

我很少告诉别人，在这片草原上，我有只独一无二的羊，或者不全是羊。

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傍晚披上金色的外衣。我喜欢惬意地躺在某个草坡上，枕着双手，看着我的羊，在晚霞中化身精灵，或许在遇见我之前，它有段辉煌的故事，总是通过“咩咩”的声音向我炫耀，而我只是帮它抚摸卷起的毛发。

有时，我的羊会趁我睡着时偷偷舔舐我的脸颊，也许它想尝一尝我的头发。当我睁开眼，我知道，它机灵的眼睛突然变得木讷，我知道，它又变成了我的羊。“从前，这片草原有许多羊，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我靠在羊身上，搂着它的脖子，嘴贴着它的耳朵，讲着悄悄话。“千万不要告诉大人。”叮嘱完最后一句，我长舒一口气，又躺在草坡上。

这是我和它的秘密，和一只羊的秘密。我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用眼，用心。我偶尔也会象征性地挥舞几下短鞭，因为这只曾经叱咤风云的羊实在不太安分。

这个故事是某个夏天的夜晚，它告诉我的。那晚它连续发出了136声“咩”，讲了一个只有我能听懂的故事。我的羊是与众不同的，它原本是天上的一朵云，白天飘荡在这片草原的天空，有时看看骏马驰骋，有时压得很低，闻青草的气息。有时穿过大雾，身上沾满水汽，抖一抖身体便是一场雨。

每一朵云都是太阳的追随者，太阳升起时云也跟着升起，太阳落山后，没有了光，云也会失去活力。可我的羊与众不同，当它还是云时，便羡慕肆意奔驰的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有自己的腿脚，想去哪就去哪。我的羊不愿再当追随者，不愿意生命跟着太阳

的节奏流淌，它用大雾中的水汽凝结成冰，做了自己的脚。

“脚太重了，我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我的羊咩咩叫着，我抚摸着它卷曲的毛发。我的羊落到地上，变成一只如云般洁白的羊，眼像夜一样黑，偶尔会闪烁出星星般的光。有时我会问我的羊：“你会回到天上去吗？”它咩咩叫着，我却听不懂了。我的羊会离开吗？我问我的额吉（蒙语，母亲）和阿布（蒙语，父亲），他们笑了笑，端给我一碗羊奶。额吉说，草坡的那边有片羊场，有数百只羊。阿布说，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去羊场挤羊奶了。

我时常感到好奇，我的羊不愿意跟随太阳，却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它有时悄悄靠近我的身侧，用舌头舔舐我的手指，仿佛示意我蹲下来凝视它的眼睛。我看着那对漆黑的眸子，问它为什么跟着我，它没回答，连咩咩声也没有了。它的眼睛像一汪湖水，我的倒影浸在水里，一时分不清我不是我。这正是它机灵的地方。

有天傍晚，我从远方赶回家时，发现我的羊不见了，不在我们约定的草坡上，也不像往常跟在我的身后。我蹲在羊圈外面，一直等到晚上，脚麻了就站起来绕着羊圈走，走累了就重新蹲下。等到星星点亮了半边天，额吉和阿布的车停在我面前，我的羊被送去了羊场。“它还会回来吗？”我问，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羊已经老了。

等我长大，我想，我或许能再见到我的羊，而我要如何从数百只羊中再次找到它？每当阳光铺满草原，金沙盖在我身上，我凝望着天上的那朵云，与我的羊一样憨态可掬。从此，我每天都期待清晨，期待它睡醒时舔舐我的手指。

阴差阳错的“草堂”之约

□石维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市民休闲娱乐的地方涉及“草堂”的有两处：一是草堂祠，一是草堂影剧院。

草堂祠，现在一般称杜甫草堂。一环路在1986年改扩建前，那里尚处于“荒郊野外”。我读小学、中学时，学校每学期都会组织一两次出游，去得最多的就是草堂祠。

从沙湾的小学或西北桥的中学出发，徒步去草堂祠有四五公里。全年级七八个班，三四百人，顺着一环路浩浩荡荡行进。当时一环路是双向两车道，人车混行，没有隔离带。班主任带着队伍前行，很紧张，几乎喊破了嗓子。体育老师骑着28圈永久自行车，背着大喇叭，前后照顾队伍，也是满头大汗。

一环路两侧是参天的桉树，桉树外是农田，间或有些低矮的建筑。春天行军时，地里的油菜花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摇曳。那时，草堂祠的门票是2角钱，学校开了团体活动介绍信，门票打5折。记忆中，每次出游都是我们的快乐节日。

看电影也是少年、青年时期的乐事。当时的草堂影剧院位于红光中路（现花牌坊街），靠近北巷子（现金仙桥路）一端。草堂影剧院初建于1954年，1962年改扩建，是西城区名气很大的影剧院，堂厢（一层）有20多排，楼厢（二层）有近10排，全场约有1000个座位，均为木椅。每天的《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第3版下方，都刊登有草堂影剧院的电影排片表。

父辈们曾在草堂影剧院多次观看

过《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座无虚席。上世纪80年代，我在此看了《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还有《悲惨世界》《卡桑德拉大桥》《叶塞尼亚》等，场场爆满。开场前，总有不少没买到票的人，手持五角钱的现金“钓鱼”。当时，宽银幕电影票3角钱一张，普通银幕票价是2角5分钱。我们学校常常组织包场电影，票价打5折。

草堂祠和草堂影剧院这两个休闲娱乐的地方，是年轻人耍朋友常去之处。上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单位一位阿姨给我的同事大郑介绍女朋友，把见面地点告诉了大郑。大郑既兴奋又紧张，嘴里念念有词：“星期天10点”“草堂祠门口”……

周日一大早，大郑穿戴整齐，骑着车头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提前一刻钟来到郊外的草堂祠，衣冠楚楚地在门口等待。结果，等到快12点也没见到介绍人阿姨和她带来的女朋友。当时没有手机啊，大郑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当晚，阿姨上门来，批评大郑缺乏诚意，转达女方的怨怒。大郑也气不打一处来，直言对方不守时。争论片刻后，大家才发现了症结所在：阿姨说的见面地点是草堂影剧院，大郑听的见面地点是草堂祠。到底是没说清楚还是没听清楚，存疑。哎，阴差阳错，一对准恋人就此失之交臂。

这个龙门阵，在我所在单位的年轻人中传了很久，直到草堂影剧院在世纪之交的城市建设和花牌坊街的拓宽改造中消失。